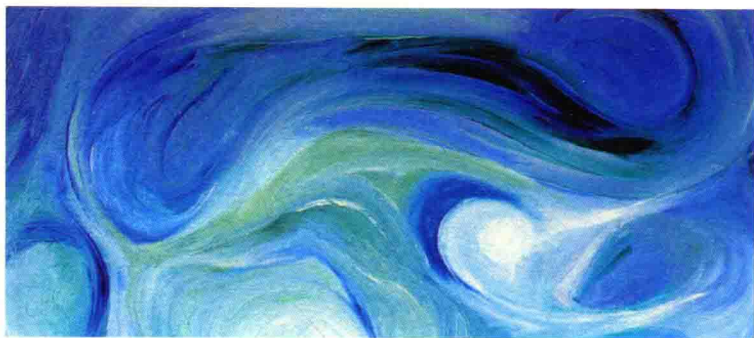


村妇·荆钗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村妇·荆钗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村妇·荆钗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72-6

I. ①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744 号

村妇·荆钗
CUNFU · JINGCHAI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625
字 数 20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72-6
定 价 3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1

一九五一年夏秋之交。西瓜开园，桑葚红里透黑，南瓜秧爬上了房顶，葫芦坠儿垂落到地面，青纱帐豆棵里的蝈蝈儿叫得正欢，挂锄时节村村都有自乐班，唱戏的唱戏，走跷的走跷，跑旱船的跑旱船。处处花草香，人人有喜色。

然而，金榜题名的牛蒡，却是硬着头皮，哭丧着脸，一步三寸地回家；而且是月上柳梢走夜路，不是鬼鬼祟祟，也像偷偷摸摸。

他怕见自己的媳妇秀子，也怕见干姐姐啉儿。秀子是火烧云，啉儿是刀子雨。火烧云能烤焦了人，刀子雨能把人穿个透心凉。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啉儿和秀子，比狗肉将军张宗昌那些驴脾气的倭子兵更难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

啉儿不识字，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认得。秀子能认得自己的姓名，却不会拿笔写在纸上。丈夫是个文墨书生，秀子觉得自己在乡女村妇中高出一头，脸上像搽了白粉红胭脂，光彩照人。可是，牛蒡劝她看图识字，学会写信，她却一听就头疼欲裂，反感透顶。牛蒡磨破嘴皮，她便

抓破脸皮，大哭大叫，大吵大闹，寻死觅活。秀子只想赶快生儿子，并且不一而足。韩信用兵，多多益善，秀子恨不能肚皮每十个月就一起一落，胎胎双生。然而，牛蒡念书入迷，没有秀子的生产热情高；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于是年年颗粒无收，事与愿违。秀子从迫不及待变得急不可耐，越来越焦躁、气恼、怨恨、愤怒。夫妻本是并蒂莲、连理枝、比翼鸟，却一变而翻脸成仇，见面眼红，吵骂不解气，就动手厮打。牛蒡本来视回家为畏途，从此就更一个学期都不回家一趟，寒暑假也留在县城勤工俭学。

啉儿虽是个文盲，却因穷人的女儿早当家，从小就包揽家务，一家老的少的都得听她调遣，嫁给秀子的哥哥大昌，进门还是一家之主；大昌软得像一摊稀泥，被啉儿搓圆揉扁，随心所欲拿捏。自幼发号施令，别人遵命而行，啉儿不但脾气霸道，而且也自以为比谁都高明。在秀子心目中，啉儿是个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偶像。牛蒡虽然是北运河沿岸上百个村念书最多的人，但在文盲啉儿的眼里，仍是个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毛孩子。

秀子一根肠子通到底，啉儿每根汗毛梢上都长着心眼儿；她劝秀子拦阻牛蒡考大学，以免放鸟出笼，一离运河滩便成了断线风筝，眼盯不见，手抓不着。秀子是啉儿的应声虫，啉儿把她卖给人贩子，她还能给啉儿点钱。秀子觉得，牛蒡能够赶上她哥哥大昌，也就不算白活一世，应该心满意足。啉儿却是武大郎开店，不愿牛蒡高出她丈夫大昌一头。大昌教过小学，当过小学校长，调到乡里当教育助理，眼下是乡政府秘书，高升一步就能当上乡党委副书记或副乡长。虽然还不是全乡一把手，连七品芝麻官也算不上，但在这方圆一二十里地面也是屈指可数的

权贵。只要大昌不调离本乡本土，就仍旧拴在嘍儿裤腰上，仍是嘍儿手里牵线的木偶。所以，县里曾想选调大昌到城里工作，都被嘍儿上蹿下跳，大哭大叫大吵大闹满地打滚儿，把大昌的调动搅黄了。她教给秀子也照方抓药，不许牛蒡高飞远走。

谁知牛蒡为了专心考学，躲到他的老师黄叶地先生在北京的家里，全神贯注温习功课，直到考中以后，才不得不回家苦度暑假，等候燕京大学开学。他脚下走得慢，脑瓜里却转得快，左思右想如何跟秀子和平相处，熬过暑假这漫长的五十天。将秀子哄得烟消云散，眉开眼笑，牛蒡十拿九稳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是，他有七十二变，也瞒不过嘍儿这只哮天犬的眼睛。嘍儿难缠，不是她能掐会算，足智多谋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而是由于这位文盲村妇性情多疑，又自以为是。她怀疑谁居心不良，用心险恶，你就是嘴上抹了糖，甜言蜜语，天花乱坠，把死人啃翻了身，她也心如铁石，不为所动。她虽然没有长着顺风耳和千里眼，并没有耳闻目睹牛蒡偷鸡摸狗，拈花惹草，却认定县城是口大染缸，女人脸皮厚，牛蒡至少跟一两个女学生相好，还像王金龙进京赶考，在青楼勾栏院嫖几个玉堂春。哪怕牛蒡给秀子吃下蒙汗药，嘍儿却有解酒药；费尽唾沫把秀子哄得如醉如痴，嘍儿一巧破千斤，在秀子耳边吹口冷气，秀子马上就从昏迷中惊醒而恍然大悟。射人先射马，打蛇要打头，牵牛必须扯住牛鼻子，擒住秀子也就先得拿下嘍儿。所以，他回家之前，还是拐个弯到嘍儿家串个门。

走到三岔路口，牛蒡眼前三条路，向左通向老庄户，老庄户是乡政府所在地；向右通向刘家锅伙，一进村口就是他家的柳篱小院；中间偏左的那条路通向苏洼子，嘍儿家就住在村边。

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牛蒡面临的是三条路择其善者而行。左不是右不是，只有走中间道路了。

“恭喜！”突然，他的肩头被拍了一下，有人嘎嘎笑道。

不用回头看，一听声音就猜出是内兄大昌。大昌有一张老公嘴，一条鸡婆嗓儿。

“大哥，我愁断了肠子！”牛蒡转身面向内兄，哭丧着脸叫苦，“我考上了大学，怕惹得秀子跟啉儿姐姐生气。”

“我锦上添花，再送你一喜。”大昌的目光从眼角溜瞅着牛蒡，“双喜临门，啉儿跟秀子也就眉开眼笑了。”

大昌留个平头，溜肩膀水蛇腰，低眉顺眼，一团和气，话到舌尖留半句，一步险棋不敢走，喜怒哀乐都不形于色。他跟谁都不露真相，表真情，说真话，也就人人都觉得他老实可靠，忠厚可信。

大昌卖关子，牛蒡摸不着头脑，直着眼睛问道：“怎么个双喜临门？”

“你考上大学，县教科都引以为荣。”大昌扯着牛蒡的胳膊坐在堤坡柳荫下，“我趁热打铁，保举你当乡政府的教育助理，他们二话没说就点了头。”

“当教育助理？”牛蒡更蒙了头。

大昌掏出烟荷包，点起他自己消磨的山核桃木烟斗，深深吸了一大口，咽进肚里串遍五脏六腑，笑眯眯道：“乡政府原来的教育助理，调到县教科当副股长，空缺正该你补上。”

“我还要上大学呀！”牛蒡嚷道。

“秀子只想给你戴上笼头，不愿把缰绳撒手。”大昌拉长了脸，

“你能当上教育助理，就因为你考上大学这块金字招牌。念大学要花四年，四年你早当上乡长了。”

“我不是官材！”牛蒡急得要哭。

“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”大昌循循善诱，“当官之道，并无定法：一要长眼，二要有心。全靠自学。”

“我这个人有眼无珠，更缺少心肺！”牛蒡梗着脖子，顽固不化。

“那我就不想多费唇舌了！”大昌气哼哼站起身，狠瞪牛蒡一眼，“你磨扇子压手火上房，也别找我救驾。”说着，甩手而去。

牛蒡已经惹怒大昌，也就不想到啖儿面前自讨没趣。无路可走，只有回家。明知山有虎，也得虎山行。舍得一身剐，还怕跳火坑？牛蒡气壮如牛打道回府。

2

家里盆天碗地，空无一人。牛蒡放了心，可又犯了怵。炕席上的尘土，灶膛里的灰烬，都看得出秀子至少已有三五天没在家里住了。本来，这也怪不得她。一个孤身女子，丈夫常年出外念书，万一有个偷儿钻窟窿，恶贼砸门窗，人单力薄赤手空拳，不怕破财却失不得身。平日住到哥哥大昌家，跟嫂子啖儿搭伴也是理所应当。然而，牛蒡几天前就寄出平安家信，说定今日回家团聚，到家连一张冷脸子也看不见，那就是摆出了“坚壁清野”的阵势，早已准备打一场两口子之间的内战了。

牛蒡乘兴而归，进门却像被冷水浇头。

他压住满肚子火气，打扫了东屋，又打扫西屋。洒扫庭院，内外整

洁，累得灰头土脸满身臭汗。缸里没有一滴水，只得下河洗身，浮了几圈爬上岸，肚里咕噜噜，肠子搓成绳，却又找不到一碗米半瓢面。又累又饿，火上浇油，鼻孔里喷出的怒气得烫化三尺之冰，烤焦石碾磨盘。气胀胸膛，却不能填饱肚皮，他的目光落在带回的几盒什锦糕点上。他考上大学，理应给他家的老亲旧好送礼；虽不是有福同享，也算得有喜同乐。秀子是井底之蛙，只见过巴掌大的一块天，到县城的潞河中学看丈夫，爱吃通州大顺斋的糖火烧。牛蒡买了五斤，想叫她吃个够，心里甜，嘴里香。谁想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拎着猪头烧香，佛爷却转身掉过屁股，不赏他的脸。怒火化成食欲，他只有大吃大嚼糖火烧，发泄胸中怨气。

二斤糖火烧入肚，嗓子眼儿叫渴，他只得又拎起一只柳罐斗，到河边土井里打水。牛蒡虽然念完了高中，考上了大学，算得上个城里人，更是个学富五车的文墨书生。然而，他的许多泥腿子土性，却旧习不改，一成不变。喜欢喝生水便是秉性难移。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也喝生水，所以他又可说是“洋气”十足。不过，他喝生水又有亲疏远近之分。土井水甜，自来水有一股过滤的怪味儿。牛蒡只觉得刘家锅伙他家门外这眼土井的水最好喝。

拎上满漂漂一柳罐斗井水，他蹲下身子，双手捧住柳罐斗，吹了吹漂浮在水皮上的青苔绿藻，咕咚咕咚连喝八大口。

“好一头撅尾巴驴！”一个粗门大嗓的女人拍着巴掌笑道。

牛蒡一听就知道是秀子。

打是疼，骂是爱，越疼越爱拿脚踹，这就是秀子的个性。

牛蒡抬起头，转过脸瞪她一眼，黑着面孔哼道：“你还知道自家有

个窝儿？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腔啦！”

“我是老家雀儿打食，才能一口一口喂你呀！”秀子提起一个蓝花土布包袱，蓝花土布包袱里有个岗尖岗尖的大海碗，大海碗里都是一个肉丸的饺子，“你得给我全吃下去。”

二斤糖火烧和一柳罐斗井水，早已把牛蒡的肚皮胀得滚圆，无隙可入。慢说一大海碗饺子，哪怕是一个饺子也不想吃，吃不下。但是，秀子是个二踢脚双响麻雷子的爆竹脾气，不吃便会惹恼了她，惹恼了她便天下大乱，鸡犬不宁。

“我想下河……”牛蒡不敢给脸不要脸，便想下河浮水，多扎猛子，不能把满肚子的糖火烧消化得一干二净，也要腾仓清库，给一大海碗饺子挤出容身之地。

“你心里有鬼！”秀子马上变脸，“是不是你身上有城里娘儿们的狐骚味儿？”

在牛蒡眼里，秀子是个长不大的黄毛丫头，有头无脑，愚昧无知。他嬉笑着拎起柳罐斗，把半斗水泼进河里，说：“从头到脚我一尘不染，你却是张嘴便醋气冲天。”

“回家上炕耍贫嘴吧！”秀子揉了揉牛蒡一掌，牛蒡踉踉跄跄。

一进柴门，秀子就搂住牛蒡的脖子，连说：“想死了我，想死了我！”

“这就叫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。”牛蒡哭笑不得，可也不能不强作欢颜，“久别胜过新婚，只愿你叫我过个欢欢乐乐的暑假。”

“那你得给我装满了窑，挂上了驹儿。”秀子越发多情，话也更

粗，“我好草好料喂你，只当养一匹种马。”

“你又嘴臭！”牛蒡忍不住起火。

“城里的娘儿们嘴香，你咬舌头吃过几口？”秀子又扳倒了醋缸。

“嚼蛆！”牛蒡甩开她，气哼哼直奔屋里。坐在炕沿上，脸色灰白铁青，胸膛一起一伏，哆嗦着嘴唇，“泼妇，泼妇！”

秀子不依不饶追进屋去，一见牛蒡气得七窍生烟，便转怒为喜咯咯笑起来，说：“你又不是属狗的，怎么一捅就龇牙？鼠肚鸡肠还算个男子汉大丈夫哩！”

“拿镜子照照你自个儿，像不像女人？”牛蒡也反唇相讥。

秀子把蓝花包袱放在八仙桌上，像黄鼠狼叼鸡，一阵风把牛蒡扑倒在炕上，说：“那我就叫你看看是真是假，是骡是马？”

“大白天，你文明点儿……”牛蒡在秀子的胯下告饶。

“我跟你是明媒正娶两口子，又不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！”秀子像饥餐渴饮，欲火中烧，也就顾不得关门闭户，脸皮铜钱厚。

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

“敲骨吸髓，敲骨吸髓……”牛蒡像一摊烂泥，泡在汗水洼子里。

秀子解下她的花兜肚，轻擦柔抹牛蒡脸上的汗珠儿，活像一头母牛舐犊情深，说：“我杀母鸡，叉甲鱼，割驴鞭，给你补身子。”

牛蒡浑身疲软，昏沉沉睡着。一觉睡到太阳落山，满屋炖鸡香气钻鼻子，令人忍不住垂涎三尺。他坐起身，一片夕阳照在炕沿下。两只花斑硬壳的甲鱼，蠕动着爬进了门槛，蹲在那一小块阳光里，伸出长脖子，圆瞪两只绿豆眼儿，惊吓得牛蒡失声尖叫：“秀子！”

秀子进屋把两只甲鱼拎起来，笑道：“这是刚才喼儿姐送来的，你

可要替我争口气，别辜负了啍儿姐的一片热心。”

牛蒡一阵烦躁，粗脖子红脸吵道：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不生孩子怎能只怪我一人？”

“姑奶奶的肚子是块旱涝保收的宝地，只怪你撒下的烂种不出苗儿！”秀子咬牙切齿，“骡子配马，怎能下驹？”

“泼妇！”牛蒡张手要打，一见秀子抄起了剪子，连忙收手，“我想带你到医院妇科治病，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我看你才是怕露马脚的骡马。”

“放屁！”秀子啐道，“你跟我说过，医院妇科男大夫多，不是摸娘儿们的奶子，就是掏娘儿们的鲇鱼嘴。一个摸完了又一个摸，一个掏完了又一个掏！你愿当软盖儿活王八，我还不想丢人背兴不要脸哩！”

“住口，住口！”牛蒡双手掩耳，又仰躺炕上。

“那就跟我到送子娘娘庙拴娃娃！”秀子嘻嘻笑道，“红线拴个胖小子，胖小子的两颗雀蛋就是两粒种子丹；你一丸我一丸，十月怀胎当年有收成。”

“装神弄鬼我丢不起这个脸。”

“你跳不出我的手心。”

“打死我也不去！”

“嘻，打死你我当寡妇呀！虎毒还不吃子哩！”

“八抬大轿进门，我不起驾。”

“等着瞧吧！看看你的胳膊能不能拧过我的大腿？”

秀子的嘴没遮拦，横着是风竖着是雨，牛蒡没把她的恫吓听进耳朵。

早晨，柳篱外杜梨树上的几只喜鹊，喳喳叫醒昏睡的牛蒡。他睁眼一看，日头爬上窗棂烧屁股，却看不见秀子的影子，听不见秀子的响动。一夜被秀子竭泽而渔，牛蒡想挺身坐起，却像剔了骨头，腰酸无力，三起三落。这时，红门帘高高挑起，干姐姐啉儿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。

啉儿嫁给表哥大昌，年年胎胎都是落地死。二十八九不到三十，原来的面如满月，已经瘦削得颧骨突出，过去那黑白分明的豆荚眼也塌陷了眼窝，红得像熟透的桑葚儿般的嘴唇，只有干裂没有了鲜艳。

不过，一大早洗了脸又梳了头，圆髻上还插上一大朵粉红林桔花，竟显得水灵灵桃红柳绿起来。

“画上的大美人儿显了灵呀！”牛蒡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。

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吃啉儿娘的奶长大，穷家被褥少，一床被子三口人：干娘、啉儿和他，身下滚炕席。所以，两人开口不管深浅，动手不知轻重。

“滚起来，到祖坟给爷爷磕头去！”啉儿掀开被子，在牛蒡的光身上拍了一掌。

“祭祖？”牛蒡忙把被子裹住了腰，“人前显贵，太张狂了。”

“你考上了大学，还不该给老人家报喜？”啉儿噙起嘴唇，吹着热汤，“秀子起早就奔轿子房，给你租一套长袍马褂、插花礼帽、十字披红，比新郎官还风光。”

“已经成立新中国。人人进入新社会，轿子房怎么仍旧原地踏步呀？”牛蒡皱着眉头，磨磨蹭蹭穿起汗衫和西服裤。

“人家轿子房也不是死心眼儿老脑筋。”喛儿把汤碗送到牛蒡嘴边，“这两年花轿不时兴，他们新买了三匹高头大马，大姑娘小伙子骑马成亲，比花轿更显得八面威风。”

“满碗腥气，什么汤？”牛蒡捏着鼻子，摇头转脸不敢看。

“十全大补甲鱼汤呀！”喛儿笑道，“一早一晚连喝三日，儿子十拿九稳，就像窝里掏螃蟹。”

“又是猫咬尿脬空欢喜呢？”

“那就是秀子亏理，大昌答应我给他妹妹当替身，给你生个儿子。”

“咱俩还是尊重主权，互不侵犯吧！”牛蒡怯生生喝了一口甲鱼汤，心里马上作呕，“你怎不放一点酸、甜、咸、辣的作料儿？”

“原汁本味儿才有灵验。”喛儿哄孩子一般劝道，“喝呀，喝吧！别叫秀子得理不饶人。”

牛蒡咬了咬牙，把心一横，咕咚咕咚一口气将一碗甲鱼汤喝光，抹了抹嘴，说：“两口子是一男一女，不生孩子怎么就该我棍打五八，秀子就不该棒打四十？”

喛儿一声又一声叹气，说：“秀子为等你回来坐胎，头两个月就吃白煮衣胞子。”

“白煮衣胞子？”牛蒡奇怪地问道，“我怎没听说过这道菜？”

“谁家下驴下牛，下猪下羊，驴驹儿、牛犊儿、猪崽儿、羊羔儿的衣胞子，秀子都讨回家来，白水一煮就吃。”喛儿不知是胃酸，还是口

馋，口水顺着嘴角直淌。

“哇！”牛蒡却忍不住呕吐，满肚子的甲鱼汤倾泻一地。

却在这时，三班鼓乐沿着河边吹吹打打而来，嘍儿把牛蒡扯下了炕，催道：“眼看鼓乐进门，赶快梳妆打扮。”

牛蒡刷牙洗脸梳了梳头，还没顾得喘口气，三班鼓乐堵住了门口，一匹笼头扎着大红缎花的高头大马，被轿子房的两个伙计牵引着进了门。这两名伙计在野台戏子班是个跟头虫，常给关云长扮演马童，一招一式都走锣鼓点儿。秀子也是武旦的扮相，脸上搽粉贴片子，又描起柳眉点朱唇。牛蒡一见虽没有大惊失色，却也情不自禁目瞪口呆。正当他蒙头愣脑的时候，只听秀子像杨排风一声令下：“给眼前的这位新科大学士也赶快扮上！”于是，另有两个轿子房的伙计抢上前来，把长袍马褂、插花礼帽、十字披红给牛蒡穿戴齐整，一个拦腰，一个抱腿，将牛蒡送上一匹黑马背上。

刘家祖坟，坐落在河滩泥鳅背白沙冈的柳棵子地里，风水先生咬定这里高踞龙背之上。刘家锅伙只有几十年村史，刘家祖坟也只有坟墓两座；正面一座是爷爷奶奶合葬的大坟，侧面一座是爸爸妈妈合葬的小坟。穷门小户，没有墓志，没有供桌，更无石人石马，两堆黄土馒头上爬满青草绿藤，围站一溜杨、柳、榆、枣树，树上搭满鸟窝，从早到晚乱嘈嘈噪叫，九泉之下的老人倒不冷清寂寞。

牛蒡和秀子双双下马，只见爷爷坟前早已跪倒一片人，不是爷爷的干儿子，就是爷爷的干女儿，还有干儿子的儿女，在最前排牵头的是嘍儿。

在爷爷坟前，嘍儿摆放了香、烛、纸马、金箔、银锭，还有八盘九

碗酒、肉、面食、干鲜果品。三班鼓乐高奏《得胜还朝将军令》，牛蒡焚香跪拜，秀子敬献了祭礼。啉儿点燃纸钱以头抢地，放声大哭。

啉儿有一条金嗓子，刘家锅伙男女老少都夸她是画眉十三啉。倘能进城到音乐学院深造，用不了三年零一节，就能成为一鸣惊人的花腔女高音。

她的哭坟，敢说是花腔女高音的一曲咏叹调，有泣有诉，亦泣亦诉，夹叙夹议，合辙押韵，集顺口溜、打油诗、数来宝、巫婆跳大神儿和长舌妇骂街于大成。

她向爷爷哭诉的是牛蒡考上大学虽给刘家光了宗耀了祖，但是娶妻而不生一儿一女，又给刘家断了子绝了孙；一功一过，二者比较，过了秤又过戥子，还是功小过大，罪属不孝。

牛蒡大热的天穿一生长袍马褂，又被十字披红勒得胸口透不过气，浑身早已热汗淋漓，又被啉儿嘲骂得火气攻头，哎呀一声昏倒在爷爷坟前。

昏迷中，好像大雨滂沱，清醒一看，却是被河水浇头，躺在啉儿怀里，啉儿狠掐他的人中，这才醒转。

三班鼓乐和两匹高头大马已经撤走，牛蒡和秀子租赁的两套喜服，也脱下来物归原主。牛蒡眼前，除了秀子和啉儿，只剩下爷爷的干儿子杜大活驴，还有杜大活驴的两个儿子马桩和门臼。

“新科状元醒啦！”杜大活驴大笑着喊嚷道，“那就赶奔送子娘娘庙拴娃娃。”

牛蒡一听，从啉儿怀里挣脱开来，撒腿就跑。

“追！”啉儿大叫。

秀子在嚇儿的叫声中飞身跃起，有如鹞鹰子捕抓脱兔，把牛蒡扑倒在地，问道：“又不是送你下汤锅，你怎吓得抱头就跑？”

牛蒡抡胳膊踢腿抗争，嚷道：“你们就是想把我当随意煎、炒、烹、炸的鱼肉，我偏不愿任人宰割！”

狗急了跳墙赛过猫，兔子急了累死鹰，牛蒡虽然书生文弱，气急败坏也能迸发出一股男子汉的蛮力，秀子被他踹翻，他爬起身又跑。

“马桩，门闩，上！”一直隔岸观火的杜大活驴，吼叫一声如雷贯耳。

马桩和门闩是刘家锅伙有名的赤发鬼和青面兽，三步两步追上牛蒡，四只手像四把铁钳，将牛蒡抓住，牛蒡一动也不能动。

嚇儿早有准备，抛过一根麻绳，说：“他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拴上个捆猪扣儿！”

秀子咯吧折断一棵小柳树，也扔过去说：“给你们这根穿心杠，抬到送子娘娘庙去。”

大丈夫牛蒡，大学生牛蒡，五尺多高一百多斤的男子汉牛蒡，被最疼爱他的两个女人如此伤害，哀莫大焉。

4

刘家锅伙北走不到一里，老庄户村后河高岸上，有一座青堂瓦舍的送子娘娘庙。铜钱花眼的灰框白墙内，还有三间茅檐低小的厢房，住着一老一少两名道姑。

眼看将到送子娘娘庙，嚇儿才叫马桩和门闩把牛蒡放下，给他松开